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_臣瑚圖禮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牛稔文

謄錄貢生_臣黃 譽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四十一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 寺觀

復大雲寺碑

唐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徇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

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惟浮屠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於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衍北屬之江告於天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

而委之食使擊磬鐘鼓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
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則順之庶
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
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
事僧曰退思曰令震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
就

古塔碑

李知玄

天下湘山祖師聖化主人無量壽佛入寂幾十霜矣奉

遺命以肉身垂化及今浮圖成奉佛出龕入焉聖貌如
生毫光時現真世希有事也佛降神天壽之鄉垂像五
華之地珠投周室鉢出徑山法諱全真別號宗慧先年
雲遊至縣選勝湘山結茅為院名曰淨土十力神圓六
通智足慈育萬有道濟百靈不擾人天耕畬自給處世
說法利益無邊來者如歸視道若咫尺太和之末沙汰僧
尼會昌五年焚毀剝院佛以覺照先事深藏風稜益高
挺然獨立衣冠殊制名號不倫衣曰無量壽衣冠曰真

空法冠髭髮不剃老少不常不念經不禮佛乃自號真
空法身周主人又嘗謂修行猶落色空見我所以超凡
透色空過真空乃入無量量絕無無量那得非無量主
人大中初佛教重興兼苦旱久邑人乃入覆金迎佛還
山雨暘時若物和歲豐民安其生俗蒸以變蓋居然一
極樂國也製教十二部部十二卷命曰遺教經又其徒
彙錄湘山百問行世咸通八年二月初八日辰時忽召
衆謂無色天請吾說法既而偈畢趺坐而逝隨卜於山

之中峰笋布臺下建院迎龕上供踰二七夜放白毫相
光十一道光中現十有一佛如是者彌月乾符甲午夏
劉相公瞻從驪州召還過湘源以佛與同郡詣院供香
見紫雲迴翔其上蠲縑一笥助修浮圖於是淨土院三
會長徧募諸方就供所地庀材鳩工經營兩載乃竣厥
役官僚信士大集齋供以慶之時則乾符三年歲次景
申二月己酉朔十二日庚申也知玄濫蒙衆請據事直
書刊石塔門永播終吉

釋迦寺碑

宋周刊

桂林西郊多靈山山多崑穴韜竒競秀隨處可喜然而
遠水者病枯近水者病迫或鬱緣偃樓而後可窺或列
炬引繩而後敢入其有擺落幽偏跨峙全巧騁步縱目
而一境之美赴焉則龍隱崑於桂林為第一圖經所載
其山號彈丸盤據南北數里七峰巒岼騫空摩天狀如
彈丸布散連絡總會其數宛若天象故土俗又號七星
山龍隱崑穴旁實彈丸之三而釋迦寺乃在斗杓之一

攝提之次也崑崙穴彎環俯瀕江別派是為建水山色清潤秀發凜凜逼人洞穴兩達有左右門其中穹然明廣其地坦夷其頂嵌空嶙峋有龍臥遺迹其旁凝乳四垂兩壁峭峙穴之陽為崑崙之深處與穴相直石脉連屬故通號龍隱崑崙高可張蓋虛可坐數十人有乳管泉竇四時涓涓不絕依崑崙有敗屋數椽上雨旁風舊榜釋迦寺出省城東抵茲地纔二里許前限建水不可揭屬中屬敝廬無所託迹苔封草蔓使天地全巧與巖壤同棄

者不知閱幾甲子矣元符二年歲在己卯實龍圖陳公
帥桂之明年號令風行百廢毛舉暇日命駕林垞搜訪
嵩穴乃得龍隱之勝而弔其荒涼大選方袍復得前僧
正仲堪住持此山授以基構成畫仲堪奮然趨事錙累
寸蓄周寒暑三變而兩閣翬飛萬瓦鱗次中儼佛像依
風磴之峻嶒煥雲屋之縹緲梵徑級梯隄衝鑿險纜綵
舟為浮橋來者無病涉之難省躋攀之苦每風霾廓清
午景踳入歷穴轉嵩造物之鑪錘表裏呈露凭欄虛襟

挂眼千里神擔白龍繞其左莊崑風穴屹其右遠有西
峰粉堞之差池近有驚湍茂林之映帶渴虹下飲砌玉
平鋪好鳥珍鱗得意翔泳朝揖萬景憑凌太虛遂欲拍
洪崖接浮邱乘雲氣陟天表故二閣之告成也公名其
最高者為驂鸞其次為環翠又名其軒曰靜輕裘緩帶
蠟屐囊錦從賓僚走厨傳雍容談笑攬山水之清輝間
以其所得者賦之篇什意若未足復顧謂從事周刊曰
子其為我記之刊聞命矍然避席曰惟此崑穴素號龍

隱其為神靈之窟宅無疑也雲雷風雨之師魑魅魍魎
之族戍守呵護其來尚矣今日之興起豈偶然邪昔柳
宗元為裴中丞記訾洲吳武陵為李賓客記六峒峒既
徧迫隨廢洲亦推盪僅存無足羨者今龍隱勝概與天
地始終公之興起是崑當如羊叔子之登峴山聞望與
之俱傳則夫揮洒文字得附名於不朽者豈鄒湛輩比
哉刊義所不辭於是乎書

湘山無量壽佛碑

王 鞏

百千如來以方便智開廣大慈護念有情甚於赤子雖
般涅槃成就佛土不捨衆生而出現於世弗起於座應
徧十方如水中月著示無邊如鑑中形去住無礙燈燈
相續壽命無窮利益一切在昔然已若全州湘山祖師
者姓周名全真郴縣人也幼負超然之志出家受具足
戒年十六叅徑山道欽欽覩其骨相不凡叩以真諦應
聲響答妙契佛乘遂留之頓悟頓修不數年道成后遊
羅浮還郴繼走衡陽來茲湘山時湘源縣治在山西南

五里山頗幽勝築苑剪茅躬畬自給未嘗秋毫取於人
衆有諮請隨其利鈍為談本際嘗曰我之法要不著諸
相謝絕萬有超度色空真空不二非三乘所擬非象教
可傳無量無邊猶如空海四方來者心自化服大會之
際先期召衆誠曰時不我與各當還家一夕髭髮頓生
易緇為羽冠曰青崆法冠衣曰無量壽衣容貌不常時
髦時推未幾詔汰僧尼廢剎院毀像焚經迄無寧歲師
藏深崑重岫間羣麋鹿鳥獸之迹獨演宗旨開示人天

製教十有二部凡數十萬言有衆千萬周匝圍繞跪禮
合掌自通姓名曰我金輪王須彌山王四海龍王五岳
四瀆西天雪山之主者仙人神人等衆也敷座儼然莫
之敢詰蓋明炳幾先而事出天外者若此大中正法中
興邑之父老子弟入山敦請久之始還就故院雖處冥
寂真常為娛而分身揚化莫紀其數永州太守韋氏辦
齋為供遣使走迂師令先還翌晨使未反命師已至矣
至則四門關吏互報其入守出導迎合為一體其神異

大概類是咸通八年丁亥歲二月八日忽語其徒圓鏡
等無色界天請吾說法今其時矣吾告大衆示以生死
大事流水迅速各明主宰脫離輪迴諄諄告誡語載智
允行狀中重宣遺偈有曰無量壽身無生死出入娑婆
如夢裏報體成壞性常靈分身普應諸天地學人不曾
有相諍尋其諍者阿誰語止這語便是法身大道見前
非別處千經萬論無量說無量能吐廣長舌迷性永劫
墮沉淪悟者刹那即超越當時生者誰受生今日滅日

誰受滅但求生滅合還開求道求佛心迥絕不從求得
主人暉主人通達則玄機解此玄機是真實超凡越聖
止如斯偈畢跏趺默然而化相傳法臘百有六十六歲
後八日奉真身於中峰笋布臺下踰二七頂出白毫相
光十有一道光中現十有一佛士民奔趨競圖師像朝
夕敬事殆遍湖湘至於今弗衰師嘗自號無量壽主人
以會昌之難諱言僧佛故有別名識者知其彌陀之化
身也乾符元年師同郡劉瞻弼節湘源望其山中有光

炳耀躬往禮謁助繕建浮圖藏焉是為古塔天福中潭
帥馬希範以湘源實師道塲請於朝陞縣為州徙治院
之東南即師法諱名之曰全聖宋景德初勅院為景德
寺僧志松又增高古塔二丈有二尺所製教歷五季兵
燹後存者無幾志松撮拾其餘以天聖初詣闕進呈詔
賜束帛香茗元豐三年夏久雨大水洪發漲至數十丈
城不沒者纔尺許夜有異物頭角掙孿噴吐烟燄鼓浪
薄城州人大恐李守時亮率衆望湘山號呼懇禱須臾

光起峰頭師乘光來翔及合江門錫聲一振烈如雷轟
異物遂去雨止水平李守誓建七級浮圖出真身供養
尋以去郡不果衆乃募緣卜豎於飛來石下一則師嘗
有言異日吾當還止於茲一則其石古云自羅浮飛空
而來若抗西之鷺嶺飛自天竺師又嘗遊羅浮飛錫止
此實有夙因即不卜亦知為吉也顧築基甃石久莫能
就適僧智允從潭州來衆廉其篤謹俾主塔事重以郡
人朱浩幼有至行嘗以母疾誓不飲酒不食肉不婚媾

昕夕侍湯藥惟虔已而氣絕浩泣血請於師座苟獲再
生願佐塔事當晚微蘇然若醉夢無能了識者半月復
願剪髮執頭陀行歸母乃大愈浩因是不惜餘力以贊
勦智公及元祐七載始告成功為制宏麗而崇峻二月
朔有八啟故塔時師宴坐如生頂光射人左右驚仆就
日迎入今塔輒有紫雲縈迴屢見師挾二侍者往來其
上全之一境歲無天札疫癘之患而祈雨雨應禳火火
滅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則自荆襄以南迄於嶺海無地

不然元符三年又以塔中異花靈卉生其座下如鋪錦
茵州具其事聞奉勅賜號寂照大師一時守令大集人
士熟香祝慶予荷國恩投閒其地得逢嘉會逐隊追隨
智公謂自咸通丁亥至今二百二十五年始有賜號神
功之周徧聖化之彰聞不可無記以傳投以如椽一管
強予握之予惟天地之功德弗容於聲詩日月之光華
無容於繪像祖師之神功聖化雖罄麗水之金竭崑山
之玉莊嚴靡罄予何得而名焉惟是其地與人而有神

聖臨焉為所依庇良非偶然必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而因緣時節則猶如寒暑不可易也湘源之地之人遭和平康樂之時睿明仁聖之主垂白耕織不識兵革固厚幸矣水旱之患堯湯之盛莫能免者而恃有祖師臨於其上慈育道濟斷滅苦惱豈非能植如是不可思議因乃獲如是不可思議果哉獨虞世遠事淹反以見聞熟習玩忽滋長而敬信或弛也則可悲可痛應不僅在水火天札疫癘已矣爰考乾符塔記參訂智允所述行

狀錄之稽首贊禮而說偈曰

大慈兩足尊日度諸禪定心同太虛空廣大無罣礙悲
憫行願海不捨於衆生普現刹塵身究竟利羣品弗起
師之座應感娑婆界逆順化無邊盲聾之導師惟恐一
含靈未證般涅槃譬如垂老人得子在襁褓調護忘寢
食畏懼勿成就又如注大雨江河海蹄涔草木邱垤塵
普同一切潤是故無量壽示此湘山尊常轉正法輪直
旨實相印天龍鬼神人悉得未曾有復以過去身示現

入生死還作諸福田利益無邊際罔不獲安樂莊嚴妙
功德我今稽首禮為說此因緣惟爾見聞者勿生大我
慢世尊甚難值值之當起敬如優曇鉢華曠劫不出世
塔廟鈴鐸音竹樹草木音禽魚猿鶴音衆籟大小音種
種微妙音演化七菩提以至入聖道廣為爾等說自證
從證中不自於他得耳根甚清淨乃獲如是聞塵勞悉
消除應念獲淨土爾等宿福慶際會實希有幻化如芭
蕉終不得堅實速起無上信成就慈悲藏舉手一皈依

以復少低頭至心生淨性種植善根本如苗漸增長獲
福亦無量我復稽首禮願盡未來際有頃達無間解脫
三塗苦咸入不二門志歸大圓覺如處蒼葛林更無異
香色又如甘露海點滴皆法味永劫坐道場與佛常住
世

華嚴閣碑

鄒浩

桂州興安唐叟元老居邑之近郊郊有僧居曰德雲院
元老即院構閣以其平日誦持大方廣佛華嚴經藏焉

而以華嚴名之夫經之所載備矣毘盧遮那應正等覺
轉大法輪普利羣生世主妙嚴等六品則菩提場之所
說也佛名號等六品又十等十一品又離世間一品則
普光明殿之所說也昇須彌山頂等六品則須彌山頂
之所說也昇夜摩天宮等四品則夜摩天宮之所說也
昇兜率天宮等三品則兜率天宮之所說也十地一品
則他化自在天宮之所說也十一地一品則三禪天宮
之所說也八法界一品則給孤獨園之所說也凡十會

惟普光明殿會至於三凡四十品惟十一地一品不傳
於世有說如來自證之法者第一會第二會合十二品
是也有說羣生同證之法者第三會至第九會合二十
七品是也有說證法之人如善財童子見南方善知識
五十三人者八法界一品是也佛所自說惟阿僧祇隨
好光明功德二品佛只說名惟十定一品餘皆菩薩更
相問答佛但放光表之耳未嘗說也自法言之不可說
不可說轉猶未足以盡其秋毫之端萬分之一舉要言

之不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六位而已
貫之以六相該之以六門主之以十波羅蜜如五行四
時十二月還相為本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如
五味六和十二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而經之
大旨庶幾其可知乎若言之所不能論議之所不能致
不期精粗焉則非即此而能證亦非捨此而能學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元老久叅諸方見天下大禪晚以經行
應詔現宰官身以己覺覺人以己利物今又藏經於

此而院額實以德雲榜焉則文殊師利令善財所見善知識第一人之名也善財於德雲所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以表十住之初初發心住一刹那間六位頓入在此時矣其後所見諸善知識皆重說偈言者也興安既當南方八界之首元老又即是院以待無窮之來者使其不必徧歷天宮而盡聞諸佛菩薩之所說不必遠遊南方而盡得善財童子之所證十方刹海普現一毛孔中六趣輪迴悉入大悲光內在在

處處皆是道場。世世生生常居法界。則登斯閣也。覩其名而問其故。雖全無信心之人。且為元老願力所感。自回心而生信矣。況信受奉行如佛付囑者乎。經言有大經卷與三千大千世界其量正等。而全住在一微塵中。一切微塵悉亦如是。時有見其事者。即以方便破一一微塵。出一大經卷。一切衆生咸得饒益。然則元老建閣於此。非特以藏吾經卷而已。又以出大經卷於微塵中。將不可以量數而劫論也。其覺人利物尚奚所容聲。

舍利碑

陳從古

從古嘗讀無量壽主人記見載靈感甚衆恨不一瞻頂
相乾道壬辰仲冬以歲事歷諸郡至清湘道造妙明塔
作禮竟獲舍利十其色不一光瑩奪目時四衆驚歎稱
昔未有長公塋公請記其事從古謂塋曰人具一性性
具一理初無諸佛衆生之別今舍利之獲不自外來本
吾性分中物無量壽主人親為拈出未免生面呈露更
使作記大類頭上安頭姑書此示後之來者俾知無量

壽主人宴坐道場初無去來不當專一靈顯論

都運直閣大居士斧節來清湘首造妙明塔盥手焚
香敬祖師無量壽主人已獲五色舍利十光彩燦然
苟非大居士誠心安能得之道堊與大衆合掌加額
歡喜踴躍得未曾有請揮筆以紀其實謹鏡諸石為
山中一段殊勝因緣俾來觀者知大居士與祖佛同
體而無間焉時乾道壬辰季冬十有四日此菴道堊
謹書

南山寺御書碑

元 伯竒賽音

嘗覽漢紀明帝夢金人身長丈六至殿庭遣王遵等往西域迎佛畫像至中國勅置白馬寺此寺僧之始也由是寺舍布天下建樓臺殿閣土木之工資人之力及考貴州南山寺二十四峰中巖洞穹窿高五六丈餘寬一百丈餘天生石佛三尊地產石鐘一座釋迦文佛有殿觀音菩薩有閣山頂之上有仙翁煉丹遺迹在寺天造地設與世界建寺土木之工不同宋仁宗賜額景祐禪

寺至治元年八月皇上潛邸幸南道經南山駐蹕望覽
至治三年冬十一月還京都復幸是山觀閱洞中親灑
宸翰南山寺三字賜僧為之扁雲漢昭回奎壁分耀山
川草木咸被光輝天歷元年九月龍飛御極詔赦天下
四方歡忻本州判官臣周天祥欣逢嘉會仰瞻御書飾
金扁刻於木慮歲久字泯謹摹寫刻於琬琰與同知知
州事呼圖克哈雅達魯噶齊兼勸農事實都捐俸立碑以
期永傳有朝廷差來官台哈布哈齊哩克齊桑節經臨捐鈔

勞匠承郡侯命臣作記自懷庸卑淺學安能黼黻盛事
謹按聖經南山篇有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南山有臺
篇又曰南山有臺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以此
為記承郡侯東臣子忠節如南山不移也上祝聖壽萬
年與南山同久長也此碑萬世不朽國祚永昌萬世不
朽南山寺亦萬世之光榮也吁鐫堅珉揭示宸畫炳如
日星震耀前古昭垂後代豈不偉歟天歷二年己巳歲
四月先橫津學正臣伯奇賽音誠懽誠忭拜手頓首誌

重修大雄寺碑

楊宗瑞

靈川縣隸靜江其阿練若曰大雄蓋一邑祝釐之所也
初邑僧惠堅全氏子也偕全志超邑人黃子淵創建福
善寺殿臺以閣規置冠一道宋嘉定年間始更今名歲
月寢久日就摧毀元統甲戌住持僧法榮化緣修理邑
令宣從善實主之於是遐邇施心雲起過客恭城劉履
泰柳州路知事管璫檀越歐陽進玉俱樂施以成其事
經略使李曾伯以其祖父太宰李文和公邦彥言事忤

旨謫死桂林遷葬靈川建太宰祠堂於寺度僧以奉香火買田永充常住曾伯去任屬經幹管安昌父子維持之中更兵革浸以淪沒安昌孫務實官廣為覈實之文勸都元帥萬努布金以相修造寶閣輪藏故太宰祠及常住土田俱得不廢至元丙子三月望法榮以筮君書朱丐書其事嗚呼今之僧雖別其教能新其宇勒文字以為永久計若法榮者蓋絕無而僅有也又素知筮君稔其善政靈川去天萬里以其為政之暇新祝釐之所

其教民尊君親上之心為何如也故書以為來者勸

重修紫極宮碑

吳璋

桂林郡之紫極宮自唐迄今至元初寺觀悉燬而是宮
獨存第棟宇圯壞殆莫可支歲庚辰住持黃道常乃捐
貲命工修三門建正殿創玉虛閣與夫齋堂寢室興百
廢而一新之既而屬宮事甲乙相承其徒陳繼善能以
道常之心為心大德甲辰鼎建藏殿置內藏皇慶壬子
建三元殿飛楹重屋朱簷碧瓦焜燿輝映觀者莫不稱

贊二羽士相繼仙遊風震雨凌堅者日毀住持陳君禮
每念二君之勲大懼弗任乃具疏請於郡人善甫文君
元統癸酉建三門繪龍虎二君像至正辛巳復資衆力
重建玉虛閣二羽士之業得以不墜皆居禮力也是年
余承乏類宮居禮以記來請余嘉其三世相承繼述一
致皆能振玄風而贊治化是宜有以紀載而垂美譽於
無窮也於是乎書

風洞山大士像碑

元光祖

桂林之北面因山為城層崖疊壁最為險固居山之半
曰風洞洞戶北出下臨大野羣峰列峙一江前陳真偉
觀也士大夫嘗登覽焉至正九年秋七月憲使達爾瑪
元善憲副托多仁卿憲僉阿魯圖希曾韓特穆爾布哈
仁迪經歷王欽敬道知事彰律顯文照磨梁柏延仲達
因治事之暇登茲以游見大石室空明迥出塵表宜為
聖者居乃議捐俸命工下甃層臺上構飛宇像禪定觀
世音菩薩於其中謹按佛書菩薩有大願力能以無畏

施於衆生凡有二災八難之苦稱名瞻禮即得解脫顧
茲嶺南困於兵寇生靈塗炭所不忍言定亂底寧固有
良法拯災卹患尚賴神休則是像之設所以嘉惠斯民
之意深矣照磨梁君妙達佛理躬董是役勤力為多宜
并記之以著厥始

五嶽觀碑

明 劉 鎬

西南藩鎮之重惟廣右為要衝廣右宮觀之美惟五嶽
為第一有城市山林之勝而無仙凡喧寂之異屹然為

祝聖道場之都會而列郡嗣玄教者咸於是取則焉故
其殿堂門廡之制巍然而高大炳然而輪奐隱然壯觀
於一方而足以領袖乎羣仙也雖其門俯通衢車馬絡
繹而地位清高迥隔風塵飄飄然有蓬萊方壺之氣象
焉前迎馬鞍之雙峰後瞰挂江之清流左望七星之高
巖右挹西山之爽氣浮嵐曖翠常對乎軒牕綠竹緋桃
輝映乎亭檻過者竦然起敬遊者終日忘倦信乎為八
桂仙境之最而玄門綱紀賴是以振起也然攷其本末

則自佛老李公開基於唐為天慶觀宋乾德三年乙丑
住持李澹翁改為玄妙至乾道七年辛卯而觀宇復興
改為五嶽觀至住持李仁山為道錄而殿始建大明麗
天仙道重新洪武乙卯遷於城南埧頭報恩之基址而
觀宇益廣道衆益盛於是住持秋雲文公銳志重修方
營構值聖朝創立道紀司秋雲起而赴選遂授本司都
紀而修理之志益銳既而高弟李清泰嗣膺是職亦拳
拳以為重事柰相繼仙逝而道紀曠厥官丙子秋廣西

叅議班公平選於衆舉高道清虛以繼都紀之任清虛
感前人有志未就而逝於是勞心焦思與其師李清純
等竭力募緣鳩工修葺殿柱之朽者易而新之拜亭之
隘者擴而廣之於是仙門高聳殿宇翬飛奎壁輝煌照
耀城郭且法像莊嚴尤極端麗而觀之扁額又得掌書
王志海以相成之仰而觀之規模宏敞矣清虛因求予
文以紀歲月予謂道教之興本於清淨虛無自然之妙
因非可以形體而彷彿也然自老子著道德經於虛無

堂而亳州有太清宮則宮觀之名固已肇於此矣歷代以來其教漸廣而觀宇之尊嚴紀綱之修舉未有盛於今日也此觀自唐肇基以來至今七百七十餘年矣而興修改造愈竒雖由嗣教住持代有聞人施財命工世多善士而五嶽神靈亦或有以相歟若其繼志述事以成前人修葺之志者則清虛之功當不在開創者之下後之人能以清虛之心為心常嗣而葺之則豈惟是觀之幸邪抑亦可為雄藩大雄之壯麗而起遠近人心之

瞻仰也此予所以著其事之始末而列載施財者之姓名於碑陰俾來者有考焉

弘治間重修包裕有記不錄

澄心寺碑

吳惠

正統丙寅予知郡之明年至陽朔公暇訪邑人曹鄴讀書處乃今歷為廢寺嘗作吏部書院以新復之又明年丁卯至永福訪邑人王世則故居乃今學宮是也又嘗作狀元坊以旌之私切慨夫名賢達士世不多得而荒陬遐邑挺生二公文章事業炳耀史冊惜乎更是土者

不以為意故名教弗之重也既而永福縣尹蔡榮典史王仕忠邑人秦秀源因狀元坊之成就其所居鳳巢山有澄心寺故址乃復其寺以彰其餘於是各捐已俸以倡士民鳩工庀材命驛丞陳理董其事閱四月而告成縣尹謀諸寮佐謂不可無文以記教諭陳道符具寺之所由請予文紀之按郡志鳳巢山即永福之華蓋蓋自隋大業雙鳳來巢是山之巔宋建隆間鳳再至事聞於朝遣使訪於巢因鑿石得美玉由是世則以文魁天下

士僉謂山降神鳳而人鍾之遂改華蓋曰鳳巢山山有
玉池四時泉源不竭邑之浮屠氏乃構寺於玉池之傍
以表其山之勝建於宋火於元再剏而復毀及今百餘
年無能興者而鄉邑之士若泯然不知是山之靈與世
則之傑今寺剏而山增勝概山名而人文昭宣抑豈無
補於治教也邪嗚呼自鳳兩至永福而澄心寺亦兩建
矣寥寥百年復三建於茲九苞五采殆將三至於斯乎
予於其請非徒與其成功尤有望於鳳鳥之至也

重建寶相寺碑

陳昌言

佛者覺也夫中天紫金之像白毫之光本西方真人也
自世尊於泥蓮河側說大般涅槃經以正法眼藏相傳
於西域漢明帝間教入中夏三十二祖弘忍大師寓迹
黃梅以衣鉢傳於頭陀惠能示寂東山晉鎮曹溪故茲
嶺表要荒莫不建立有招提焉西粵鬱林郡舊有寺數
座扁曰寶相卓錫築室創造不知其幾久矣必葛袞袞
象教不知其幾易矣奈歲月變換祝髮非人廊廟摧頽

丹青落色弘治己未有優婆塞梁正信者受五戒而依
六度悟此心而修真術奮激於中慨然述作遂用檀越
之餘貲罄宿昔之餘積求集工師爰興畚築仍往時之
舊基增今日之氣象其棟柱則以盤錯之鐵力其礎礩
則以砢砢之礧礧山節藻桷炳焉琅焉翬飛鳥革巍然
翼然神像一新金碧交映真西粵之奇觀也予一日因
講課功餘往斯遊訪正信舒徐揖於廊下而告曰小僧
披削從教於今有年肯構方丈之室擬到上方之遊厥

工落成煩君為記予竊思之以為佛法虛無與儒道實殊科然青蓮妙相亦古今所共尚弗獲固辭迺拈我禿筆抽其端緒錄其成績道其所以然用垂永遠且頌之曰

梵宮瞿曇神道玄妙八萬四千覺路遠照傳燈得人東家聞笑雨花繽紛異香繚繞寶相稱釋是何年少正信出家秉心堅愷肯構肯堂巍峩廟貌輪奐新明香積施報西甌黎元多賴破竈默悟此心真術典奧勤息法成

建幡遠告竿頭進步十方得道子頌斯言允宜寶蹈

安仁寺碑

包裕

按觀音閣圖誌罔載莫詳所自世傳五代時湖南楚王馬殷東北築疊綵壇南構馬王閣東建觀音堂堂即今之閣理或然也閣瀕於津每遇春濤夏澇歲久堙圯修築不常正統丁卯靖江莊簡王令工開拓地址甃石為隄上建安仁寺重修是堂更名曰閣迄今六十年矣正德丁卯承奉正潘洋修葺甫完越歲戊辰火又越歲己

已今王命復建造潘君奉行惟謹乃鳩工庀材而鼎新之高深廣狹俱仍舊址像貌雕繪視前有加黝堊相映金碧交輝誠城東偉觀也經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翼年十月過祈予言將勒諸麗牲之石予聞宋韓魏公有云窮通禍福固有定分枉道求福徒喪所守予以孤忠自信未嘗夤緣憑藉所恃者公道神明而已矣所謂公道神明者即此心之天地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莫不各盡其當然之

道則天陰佑厥衷其思也若或啟之其行也若或翼之
輔相保合於冥冥之中自然災祲不生壽祉綿永隱然
若神明在上之可恃者豈媚二家似是而非者致然歟
詩云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斯閣實
祝延聖壽之所四方賓使不時經憇不重修建日就荒
蕪將何以壯觀藩省而聳士庶之觀瞻乎昔王荊公為
慧禮記龍興講院蘇文忠公為敬行記大悲閣顧子何
人敢辭不敏

龍州修復觀音堂碑

湛若水

龍州觀音堂有三尊佛獨稱觀音崇俗信也復舊也佛者之道必稱心性而又有神通禍福之說以警乎世俗故其法傳之不衰與儒道並列為三教雖遐荒異俗莫不尊奉之聖人之教反有所不及之地觀音為佛者也而世之禱禍福者視佛尤甚焉堂舊在州治之西前守趙君源始易為廣福寺源死至姪相繼位守土州之民請復為觀音堂從之遂捐財鳩衆易其木石瓦磚之

朽壤者而觀音堂復舊正德癸酉二月適予奉使安南
還過龍州其守相以目民之意來請予記之予聞夫觀
音始修行於海崖孤絕其道以不殺生生大慈悲得稱
菩薩非謂能妄加禍福於人也昔者蚩尤作五虐之刑
民罔中於信以覆誚盟鬼道廼興皇帝命重黎絕地天
通罔有降格而禍福之說熄是故人道顯而鬼道微矣
今太守崇信觀音苟得其大慈悲矣乎則好生之心興
矣苟得其不殺矣乎則謹刑之念興矣勿令民徼福於

觀音而不獲願於守也勿令民不免禍於其守而往禱於神天也予非知太守見太守服用貶損而言語寡默必將能聽吾言乎其將能自福善禍淫而制民於中乎其將能歆協神人敬而遠之乎因以告之而并書為記

重修寧壽寺碑

徐淮

桂林城東南隅有古刹一區曰寧壽考之省誌舊名開元宋改今名元順帝嘗書賜圓覺二大字或又云五代時馬王殷所建嗣後興廢靡常莫之考證其所從來遠

矣規模宏敞殿宇靚深雖為浮屠氏供筵之所自入國
朝每歲凡遇令節自鎮巡藩臬而下大小臣工嵩呼祝
慶演習禮儀實惟其地非他祇園道場可比焉者正德
辛未鎮守太監陳公彬嘗一修理之又十年為正德辛
巳傾圯日甚過者興嗟適我靖江國母遣使祈禱因聞
其悉乃告於國主出內帑白金若干命內官文居質總
理而修復之居質奉命惟謹罔敢怠忽程工市材陶瓦
磚埴剝者葺之傾者正之頽者築之赭垣四立金碧交

輝殿宇廊廡曄然煥然視昔改觀始事於正德十六年七月七日落成於嘉靖二年閏四月三日是舉也財不費於衆力不勞於民倏然就緒屬予記之予惟浮屠氏之教自漢明帝迎入中國至於今弗之變蓋其輪迴果報之說足以警下愚而明心見性之論亦上智所易惑固不暇為之辨矣獨即其地為告天祝壽之場在北都有慶壽在南都有報恩在外諸藩亦莫不各有其所以此我國家定制也今是寺之修煒然壯麗嗣是而往凡有

事於慶祝鳴者如鴻臚奏者如仙樂鵷班鵠立可以伸
臣子拜舞之忱觀者聽者可以知君臣冠履之分而發
興起焉不亦盛哉故不辭而為之記俾勒諸貞珉昭示
永久

佛塔寺碑

呂調陽

佛塔寺舊址在桂林城西馬埠岡之麓其地隸靈川縣
而實邇郡城其寺建自紹興間入我皇明鬱為西郊之
一勝刹寺下溝畛錯比鎡鍤相接桂城士夫多為別業

其間嘉靖甲辰獐賊猖獗寺燔為燼縉紳冠蓋至者無所棲憩慨焉興思於是太守梧岡毛公憲副堯山白公輩亟欲修復之乃諭諸大夫士共相捐助村氓之強有力者繼之以舊寺當賊衝路改卜鳳靈嵒去馬埠岡僅里許峭阻深靜據岡巒之勝堪以妥神而尤可避患命僧演贊董其役以某年月日落成徵記於予予惟古之高僧十念成而得佛慧或金身不壞或歿有舍利則為之建塔以奉之茲寺既不詳其所肇建而浴名以沂實

安知不有舍利存焉久而崇奉匪人雖示現無所識邪
演贊戒行賢特將事有恪以克底成績固可尚矣况茲
宇之建士大夫所嘉樂則夫游觀之盛篇什之繁嗣是
珠連星麗以垂不朽其光燄又不啻如舍利皆可記也
遂不辭為之書

荔浦重建文昌廟碑

張憲

或曰善之勝不善久矣然有時不勝而反為所罔者如
顏大原貧而不疑天之禍善跖壽盜富而不疑天之福

惡曰是不然貧富壽夭之不一者遇而未始不一者理也揚子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徵耳夫善者百行之本也人之良心也與生俱生毀之不能消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或又曰營繕恐不足以該善雖然亦良心之一機也邇其所自憲亦有三足徵高祖子玉為元閑涼官年

六十而乏嗣積德行善創文昌宮六十三而生曾祖均
周周生以溫以恭以政政為憲所自出之祖亦六十而
無子重建是宮亦六十三而生父珍叔璉父生喬衆憲
憲任安遠縣知縣嘉靖戊申九疏得請歸田年六十尚
無子己酉秋重建是宮壬子夏五月而生符亦六十三
而生子也噫以宮則三建矣以齒則皆六十矣以得子
則皆六十三矣先後二百六十餘年相繼若合符節一
念之微發生枯槁果不善勝善乎果行義而符此數乎

抑營繕而符此數乎是未可知也無者可使有有者可
使昌固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貧富壽夭信乎遇也
宮之址右雄據邑青龍頭昔兩建皆乾山巽向今更以
子午欲以文星照學宮而開厥運此微意也辛亥冬廟
成乃安神棲於此然憲又有取焉秀竹佳木列植交陰
可以掃碧薜而納晚涼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
高簷踈牖天光雲影可以啟遠嚮而生清風此前日之
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凡此蓋一二之略也若乃高升於

臺以望江山之勝概遠觀於水以目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者各自得之此碑之不能載憲亦不能言也

重修崇福宮碑

林春茂

聖王經制區宇敷政章教先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非率天下以誚罔鼓舞民心而使之不倦也蓋自生民水旱之災疫癘天札之困呼籲禱請明信專一感格冥冥而精爽飛揚盼嚮昭答若觸於目而接於人災者由以

熄困者由以安遂所欲而違所惡一齊明之致然也人固以神之陰相扶佑生我全我而崇事之禮從之以重以故雕其儀像隆其位號敞以庭堂峻以門垣猶患其無以妥之也剥羊烹鮮為之享獻伐鼓撞鐘為之和樂史巫紛若為之婆娑迎送歡欣奔走相率而一歸於神嗚呼凡民之心視刑政且茫如臨以神之禍福踈然色變故聖王因之以著其教昭事之節報賽之誠俾之鼓舞而不即於怙淫蓋其始之有事於神呼籲禱請因其

一念之迫切及遂所欲違所惡服於神道之教莫不惕心肅志趨正祛邪則雖形容土木亦聰明正直而一其所憑依警懼人心輔翊政教聖王尤不廢之與懷之有崇福宮舊矣蓋祀玄武玄武北宮七宿太一之精也虛危以前其形蛇室壁其形龜居坎位曰玄有鱗介曰武成祖文皇帝崇祀太和山謂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形勝故楚人神之而懷鄰於楚祀之尤謹宮在梁村不知所自始弘治初郡判李廷彪重記之迄今百有餘年稅折

棟傾屋宇頽圯牆垣崩壞風雨不蔽少尹梁君允璋與
紹元等謀以新之率錢會材鳩工興役衆樂於供而無
靳也余亦捐資以助其費起於辛巳三月初五迄今於
壬午之春堂寢聿新門屏有等言言噲噲翼翼將將而
宮成矣里之人懽忻踊躍趨走瞻謁慶神之有所依也
相與謀記其事因少尹梁君允璋率里子弟員梁邦佐
等以請余惟國之極治也其神不靈何者政之一民者
和而教之浹民者深也利興也不必祈害除也不必禳

呼籲請禱俱無所事縱有神靈將安用之聖王不以世
之極治而廢其教亦示以不可測勿使之有邪也余治
懷邑三載於茲矣一念之勤瘁精白敢質鬼神但雨暘
失若不能調年穀不登不能適妖氛不靜不能掃疾札
作不能禳寇竊發不能禁民違所惡從所欲孜孜然長
善救慝尤假於神之靈其裨予之政教為多也斯宮也
禮所云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不但
遂民所欲惡聖王設教之意其在茲耳誣罔諂瀆云乎

哉茲因梁君之請表神之靈於人而人之所以靈乎神
俟後之執政者稽焉

容縣新建文昌閣碑

蘇濬

余入容州愛其山水清峭喜與多士談說先民而多士
亦暱就余鏗鉤鏜鎔霏霏不絕聲也已而散步堂廡圍
貯宮牆眡廟以西城闕雄亘峨峨翼翼而東顧弗稱因
檄司邑者治東偏較崇絜廣緣城為臺與西競爽將竣
工而多士登賢書者溢曩時因命之曰文昌閣云按天

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魁戴六星一曰文昌二曰上
將三曰次將而司命司中司祿以次紀焉時經而緯度
則不愆時明而晦幾則不忒要其精祲相盪而呼吸互
移不啻冬之陽夏之陰方諸之火而空谷之諧也容自
元鼎間始入中夏時則蚩尤並起儒教故絀焉國初傳
檄西夷咸以次受署裔土胥莫庶得耀於光明而深菁
巨壑中鯨奔易發狐窟難消天順成弘以降無日而不
尋斧者時則蓐收司柄武曲為章蓋煌煌乎烈哉今上

神武不殺鳳鳴於岡麟遊於藪而虎豺狼虺之族亦率舞於笙鏞干羽之下斯時也太昊司權三能齊色文昌之曜於茲獨隆矣余聞時以徵事地以阜時而人搏抃其間故文者三極之賁也昔尼父讀易至於賁而獨喟然豈徒以文哉蓋觀韋編諸傳舍車而徒不以為迂賁皤白馬不以為尤喜溢於戔戔而志信於白賁其所謂文者固有在已蓋容山所稱都嶠為三十六洞天余嘗躡屐而遊下上白雲間近者如轂遠者如黛水之如鱗

如波如結如繡者石之為星為壁如劒如組者毛羽之
如點雪如連錢者奇章錯出未嘗不忻忻焉美其文及
對博士家斤斤繩尺不能為色澤態脂韋語而鄉落父
老布褐蓬戶羞入城市甚則顛愚幾不能數馬足則尤
嘉其有夏之忠而匪徒文也夫不文之文警乎大矣其
昌庸可既邪因援筆書之以示二三子

懷集文昌閣碑

謝君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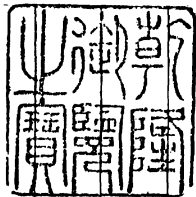
聞之國家昌熾者運也人文興赫者機也其陰隲與天

其篤植與地其幹旋與人運若機閱則靈傑自隱運若
機轉則奇局忽開丁巳歲余承乏入懷睇全邑山川滌
如帶環如屏卓如筆盤如游龍驟如天馬行空種種美
秀固知五嶺七澤間自饒殊觀乃人文眎中都巨會不
無少遜心竊疑之諸生間從講課之餘謂東郭之外屬
一邑咽喉河流傾瀉更需鎖鑰以構閣請適苦馮夷餘
烈米珠炊玉復以旱魃為災蕭條滿目百圖撫字寢處
傍徨且當積弛相仍城池之凌夷未固邑治之旁落未

振庫獄之圯頓未葺分司且棟撓矣孤民且露處矣郵舍且荒址矣學宮之禁路車馬且闕突矣又兩奉上檄督造運艘日拮据於土木輒沓於工作蓋廢政不修守土之咎故酌其緩急而次第規畫之損鋸助費漸有成積臺閣之役尚置未遑焉比己未夏水湍沙淺獲巨木於河諸生以告余曰先是漁人夢神與語棟梁之任沉晦百餘年欲出以為大用無何漁人於沙洲而得是材且訝且疑閱數月復夢語漁人曰久隱今見機邪運邪

尚其棄之邪衆甚異之諸生復為力請乃詳允當道卜吉而鳩工相土而度材猶進董事者戒之以災祲甫離瘡痍漸起不欲有是役重疲吾民也凡取埴於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一如閭閻之值築者運者斲者皆優給以稍食故版築斧斤之勞經始勿亟累日之營不日而落成公帑不費一銖軍民不役一力其捐金捨粟則皆余之節費與衆心之樂輸者夫漁人之夢神已先告則天之隲也中洲之材機已久隱則地之植也民大和會

子來趨事則人之幹旋也時至事起運與機會余不佞
直因天因地因人而順成之敢言勞哉惟是諸生秉靈
祕之方開爰圖大舉符文明以翼國運與中原人士鸞
翔鵠者並軌而馳聲則茲閣之建若增其靈余且藉榮
施不朽矣開創於己未年八月十一日竣事於天啟元
年三月二十五日諸生輩請不辭染翰而紀之



粵西文載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獻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銓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沈世玖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四十二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

題名

陽朔縣廳壁題名

唐

吳武陵

羣山發海嶠頓伏騰走數千里而北又發衡巫千餘里而南咸會於陽朔朔經四百里孤崖絕巘森聳駢植類三峰九疑析城天柱者凡數百里如樓通天如闕凌霄

如修竿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馬而驪如陣將合如戰將散難乎其狀也而又灘江荔水羅織其下蛇龜猿鶴焯燿萬怪縣界山間其土壤方百里其勢險其形蹙千人守之十萬不能攻東制邕容交廣之衝南扼賓鬱巖象之隘一日有盜則吾搯其吭而制其變皆由善命理者常選於地縣治西七步有石渠其浚十仞仞之下有洞洞有水水深百尺上有亭可以宴樂遊處肆在亭西廩在肆西士官胥吏黎民商賈夾川而宅基置山足山多

大木可以堂可以室其花四時紅紫望之森然猶珊瑚
瓊玖予又不知夫崑崙崆峒其名安取而勝茲籍戶五
千其稅緡錢十萬於桂為大俗獷人狡尤難於正寶歷
元年正大夫有事罷渤海李湜以能賢補其闕浹時而
俗咸變斯又以見吾宰之官人也明年春予使番禺湜
因謁於亭予視其吏肅然視其亭條然無諠譁之異惟
城無隍予勉之鑿曰諾惟門無臺予勉之修曰諾惟廡
宇之傾圯予勉之葺曰諾其應響然如轉圜是其材不

啻為是縣邑矣思薦天下士以補其大小之任可為勝
薛舍是何稱遂書其垣曰陽朔攝令廳壁記以旌湜勤
縣在吳為始安在隋而易之更二百年以前名氏予不
得聞彼竒偉倜儻之難有若人也如此故記後之從政
者可不倣哉

全州廳壁題名

宋 沈 現

昔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知
出守之命親人而任重由來尚矣全州按圖記即漢之

零陵郡也士風化於中區郡境亘於南粵畿疆且遠人
民寔繁善政相望朝賢繼軌淑聲茂實可得而聞天禧
三年間前太守鄧公嘗採遺懿德自皇朝以來典是郡
者刊石題名凡二十八人於以紀朝命而志前烈也雖
治迹著聞官稱爵序而載記繇久書傳訛缺矧後來繼
政闕如不書者垂三十年今知郡崇儀郭侯偃息作藩
中和樂職追往躅之寢遠慮遺風之將泯以為丁熙盛
之辰膺司牧之任專車建隼抗節剖符而名氏未題何

以示後乃復詳錄前修稽合舊記續而次之總三十二人領詔之歲時命官之爵秩鼎新刻石龕於廳壁庶乎昭示來葉也慶歷八年十月初六日誌

全州廳壁後題名

陸濟

宋有天下懲以隋唐五代之失削藩鎮重權四方守長選用鉅人全德慈惠之師比肩而出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懽聲和氣蒸為太平雖吾君相相與經綸之所致抑亦良二千石協贊分治之效也湖之南七州皆隸於潭

惟全郡鄙於蠻獠而復當交廣之衝兵師所宿常倍於他凡擇所守非有威武恩信可畏愛者不在是選熙寧中供備庫使楊侯來涖是州侯之為政寬而不弛嚴而不擾動以法律自持未嘗措意於繩墨之外興利除害翕然民化全自晉天福間始割湘源而為郡由國初以迄於今當其任者率皆聞人遺風餘愛班班可述守廳舊有記悉著前人名氏更易者衆紀志已盡不可復書楊侯懼其無傳乃命龕石置諸壁以繼之且以待夫後

之賢者復俾濟題其始立之歲月熙寧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全州通判廳壁題名

陳純夫

秦設御史監郡以天子耳目之官居焉其權失之太重漢置別駕參記由刺史薦辟而後起其任失之太輕制輕重之中決之不可抗乎上而猶有所屬不傷乎下而兼有所總於今侯邦副貳之職為適其宜矣夫天下萬里惟通都大府事詳物衆廟堂僉俞間出達官顯仕授以

政柄於以領麾寄然猶謹擇參佐况偏域支郡者乎全
建州治肇於五代皇朝統一區夏緣而弗革越視旁郡
土地非加廣也人民非加衆也然築城濬池而樓櫓相
望簡將練兵而金鼓肅振安平無事重湖之外倚之以
先聲遽迫有警五嶺之南恃之為勁援其用尤切故其
勢彌重惟得揚歷仕路更涉世故之久者以亞藩屏之
任廼足厭服輿望初用僉幕贊畫勢非所宜熙寧三年
漕臺抗章上聞始更置通倅迄今十有八載繼治者秩

秩可考公以元豐七年夏來貳邦治莊重和敏雍容指顧之間事務協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公顧謂純夫曰事之改作必有所始今之無文後將安考書此以紀之與夫更代者之姓氏以示方來非徒志歲月而已也公之意誠善矣若曰探其本則治以興略其端則事以廢名出於實惟其稱之為貴也純夫於是繼為之說曰無成無虧百世以固存者謂之道道散而為物物之靈者為人人之靈者乃聳映乎縉紳之列然形體如神道之

致和也軒冕在身道之高崇也倘來適去孰得而固有之歟所可與道俱傳而不息者惟名而已然則其可以不書乎

靖江府廳壁題名

張 弼

自秦戍五嶺漢開南粵踰嶺以南次第入中國為郡縣桂州本屬零陵郡梁天監中始建州名已而更易離合不常唐末升為靖江軍節度然是時嶺南已分為東西兩道而西道所領實在邕管桂獨得容州十餘宋有天

下四方萬里罔不臣規模法制加詳於前代景祐二年
詔桂州兼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後十七年又詔兼經略
安撫於是始得額制一路地望隆重其後復建大都督
府之號而紹興初遂以靖江易其州選帥滋不輕合一
路所領郡二十有五其外則羈縻之州七十有二又其
外則諸小蕃羅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又其外則
交趾大理等國屬焉其地南入於海去帥所治水陸幾
四千餘里其所控御亦可謂雄且劇矣然其土素瘠多

荒茅簞竹風氣異於北民之生理甚艱是以賦入寡少
郡縣亦例以迫束而又並邊非止一面蠻夷之性不常
赤子龍蛇交致其恩威乃克無事故其任責常重夫以
選之不輕地之雄劇而任責之常重居其官者不亦既
難矣哉蓋非特近者之察將遠者之無不燭焉非特目
前之安將長久之計其益焉而後可也然常人之情往
往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
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已者常不盡則其所以綱

紀維持於數千里之間者烏得不曠廼事哉詩不云乎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先王之所以謹乎侯
度者也日朝廷乏使使某斯帥事且將兩歲伏自念何
所稱塞而猶得待罪於此夙夜是懼暇日視廳壁舊有
刻悉書前任人名氏試考一二則輒差誤脫略廼俾僚
吏諸葛斯吳獵與郡之士加訂定焉蓋自開寶三年王
師平嶺南以樂繼能為守至於今凡二百有七載合七
十有六人書之於石而重刻之夫考前政之名氏以詔

其吏民亦後人之責也若其人之賢不肖指而問焉固
不可得而掩亦足為方來者之儆也因併書置州建牧
之大略且述其所當任者而以自勵焉在嘉祐中轉運
使李師中常攝帥事攝事本不當書以其政之美而人
之思之也特附著其間又以見善善不忘之意云

全州登科題名碑

黃學行

登科之有題名所以表先達勵後進也清湘自置郡以
來且三百稔而登科之士無以記之亦可謂缺典矣余

始延見諸生首詢其故則類以絕無僅有為對吁亦既有之則不可謂之無也不可謂無則又焉得以無記也苟無以記則往者無以稽來者無以著不為居今者之羞抑亦考古者之憂因語之曰自此有登名者余當為特書之時嘉定庚午夏五月也既而果有擢辛未之第者諸生舉前說為請余曰此固余之願也而又有遂其願書之宜也然而前此未有記而記實宜於今則參訂又不可不審也考之圖志唐公固言而下劉公奕而上

八人而已而詢之故老則有所謂許公待問翟公偁王公照者是又志之失其所傳也夫以昔之所傳參今之所聞其失也如此以今之所已聞推今之所未聞又安知其止於此邪姑以今之所已聞者為之書餘則闕以俟知者繼此者當大書屢書不一書可也

全州續題名碑

鄧均

題名古也余一日步州治西偏得片石方不盈二尺伏於牆隅蒙以埃塼過者弗睨細視之乃前牧守程公數

人焉噫題名之應書法有美有刺美也百世猶有芬香
反是人得指目惡亦不泯苟云乎哉按程而下數公治
郡多風績其次亦遵侯度不厲於民而顧使人慢視且
蹴焉甚非所以崇敬而示有尊也乃為續題名記斷自
程始而今後蒞於州者瞻於斯惕於斯其無負於斯豈
徒紀到罷而已哉是不可不書淳祐四年正月既望記

賓州學進士題名碑

虞雲翼

古賓隸南交趾郡以瑯琊名夫瑯琊齊疆也齊與魯並

稱也賓俗猶齊魯之邦陶乎理義有聖賢之餘化故至
郡部觀者曰有冠冕之遺風名非苟信矣國朝定三歲
一取士之制賓之解額則倍於貴柳象與桂林大藩等
獨去京師遠士膺勸駕者率以米如珠薪如桂憚於冒
雪而策蹇驢其平時講習知有理義之學未知有科舉
之學故登禮部者少淳祐庚戌三山王侯節被臨軒之
命來賓明年春釋奠學宮首出毅齋鄭先生餞行詩示
諸生因曰毅齋得晦翁一言魁天下而參大政無非本

諸學問而形諸事業為士可不思學而優則仕邪郡博
士邢復翁且進諸生於館下曰是必晦翁傳之教齋王
侯將以淑諸人遂刻其詩於明倫堂之左以為諸生勉
侯且勅置進士庫以為遠試南宮者行囊之助紹興壬
午郡士之與試偕如京師者始七八焉寶祐改元禮部
奏合格進士而賓士果聯鑣策勛曰破天荒昔絕無而
今二進士俱以經學決科信乎禮義之學源深流長如
此昔常袞設鄉學以教閩士其邦民之秀有如歐陽詹

者出焉時人謂之龍虎榜闈之士風為天下冠七年三
度狀元來至今人稱之今賓陽士子誠能有志於學沉
潛於義理奮發於文章則異時千億題名將髣髴東閩
士夫之盛益信菊坡毅齋矩堂溪莊諸老先生之所以
啟迪後學與夫郡侯王先生所以激作士氣者豈但利
名而已哉當以前賢之事業自勉焉

宣成書院山長題名碑

孫子先

國朝四書院之名著於郡縣學之先嵩陽嶽麓睢陽白

鹿洞是也祖宗右文為治錫扁賜書命官掌教列聖率
乃祖攸行書院山長之建幾徧宇內惟廣西未有經始
於景定辛酉上在東宮之時奏乞以宣公張氏成公呂
氏從祀於孔子廟越一年謂桂林為宣公仕國而成公
實生焉乃築書堂合二公而並祀驛以奏聞理宗皇帝
大書宣成書院以賜之又乞建山長員以蒞教事至於
先闕三政而壁記未立非闕典與因列山長姓名饒諸
石而書其前曰國初儒先依山林即閒曠築室讀書山

長之名蓋有取也今書院半居闌闌之中其義何居蓋
心者主乎身而宰萬物者也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
為心故曰仁人心也仁道之大包四德貫五常魯論曰
仁者樂山乾之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山之體
靜而萬物生焉體仁長人則天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
中教不倦仁也名義之取當於此而不於彼因名思義
仁不勝用矣不然仁者性也弗克盡其性即弗克盡其
職盡不盡之間賢不肖所由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觀

其名識其人議其實可不畏哉居是官而敬其事固非
有為而為前瞻後思勸戒存焉是亦進德修業之一助

靈川進士題名碑

丘應從

桂林山水之勝甲東南靈巖之勝又為桂林之冠若稽
圖志縣由茲異得名不可誣也地靈則人傑士之擥芳
接武者不可勝紀而三百年間以進士顯者僅一二人
或曰嶺南去天遠山川英氣不逮中州宜人材之盛不
得與之匹也噫有是哉閩浙在先王疆理時邈居何許

而今為縉紳淵藪天運循環豈以地之僻遠為間邪聞
諸耆老十數科前邑之應賓興者無幾今視昔既倍而
聖天子又俞漕臣之請定為春官分考之制人材作興
其權輿於是矣

容郡人材題名碑

元 封昌翁

地之所出人材猶國之獲麟鳳不易得也人材闕乎氣
運之盛衰山川之精毓麟鳳繫乎國家之禎祥太平之
基業是以麟鳳人材實闕係乎聖人昇平之盛治以為

嘉瑞也容遐荒之郡歷唐宋至我朝均在寸天尺地之內况聖天子立極以來明燭八荒使野無遺賢文修武備科名之選無分遠邇考之漢史遼隔遠代人材莫鑒惟唐至宋圖志紀載幸得觀覽至正壬辰運劫兵火皆為煨燼百留一二亦無定體余於難前每曾觀覽略有記聞不避狂菲旁搜類編共成一集使彬彬然俾後輩克鑑於前繼承顯達光前振後有所自也今具昭代英才名氏於後

平樂府學進士題名碑

常挺

進士題名記同年紀盛集也榮歸而題名鄉校為邦人
續盛事也昭為廣右望郡學有石刻非一日甲午融風
延燄因循不立者十年茲歲擢第踵來吾輩增張諸士
友來告邦有佳事願侈芳題挺躍然而作曰九疑接秀
之區十愛流芳之舊人材雋拔真不負一一手閒香之
句物數有時廢興文氣耿耿不滅如之何而勿記於是
命工伐石刊列姓名使已仕者睹前修而拓遠業未仕

者勵壯志而奮巍科漆漆方來益加潤澤蓋有大望於斯豈直美觀云乎哉

天河縣學舉人題名碑

明 柯善

有天下者設學養賢開科取士其良法美意莫若今日之盛也昔自太祖創業之初戡除羣亂奠安民生首以養士為務洪武三年開設國子中都二監天下府州縣靡不有學十七年始設科舉俾天下賢俊三年一比雖天河號羈靡之地雜居猺獞素不知學今伏覩聖明好

賢之實皆忻然相率遣子弟入學拜師聽誨受命典教者蘇公得章司訓喻公遷善暨大尹孫公勤於訓迪其間聰敏者迄有成就鄉舉中式者二人庚午科一人曰謝父廸癸酉科一人曰羅旺此果雜居犇獍素不知學乎是無不可化之人者良可信矣厥後蘇喻二先生榮考而去提調屢缺生徒由是怠學鄉試弗中式者間有年矣予自三十二年初夏領訓斯庠謂諸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子能收其放心吾方可與

之語學諸弟子諾曰願從事予於是面命耳提疑惑者與之辨決憤悱者與之啓發是時諸子復知從教及至永樂初載幸高梁柯公大尹以舉人來宰斯邑注意學校每撥冗親臨學宮申揚皇上大闡儒風好賢圖治盛意諄諄勸勉其辭令人服膺惕勵後永樂五年仲夏又得劉公廣文亦以舉人來典是學嚴整規矩裁飾文辭勤者勸之加勉怠者董之用威於是今戊子科舉鄉試者二人曰羅敬曰石達茲非提調典教勉勵之勤能共

成造就之功乎是亦無愧於前脩矣一日提調者帥諸僚屬迎舉子謁先師畢升講堂揖諸生顧謂予曰此當與之勒名予作曰既有碑矣提調復曰是碑貢舉同銘不無混淆寧分立可也於是命工琢碑屬予為之記

粵西觀察使題名碑

曾 榮

國朝置諸道按察使之官蓋所以臨蒞二司鎮肅一方故其為任甚重而其職則有按察使以掌其政其次有副使其次有僉事又其次則幕職皆選通材鉅能者以

授之而其居此必使百司衆職有所忌而弗敢肆元奸宿蠹有所憚而弗敢作以致閭閻田野之民皆有所恃而得以各安其生然後為稱若徒銜其名位而綱紀不振志弗得行惠弗得施則亦何以副朝廷選賢命官之意哉吾郡吉水熊概元節以永樂辛丑進士歷監察御史選除廣西按察使概就職明於政體達於時務由是翕然得名嘗於公暇慨然歎曰自國初以來至於今五十六年其間官按察於此者無慮百數十人而題名之

刻未舉非缺典與乃命工礱石歷考其人備書姓名時
世先後將樹之公署俾後之人得有所考因以事至北
京謁予求文為記予惟題名之刻其來尚矣蓋凡宦於
是者歷著其姓名以劖諸石雖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
皆不載而其宦澤及於民功烈垂於後者後之人覽之
必將指而議曰斯人也嘗福吾民者也吾其可以遂忘
邪又將曰斯人也嘗禍吾民者也吾豈能無憾乎若是
則凡列姓名於茲石者可不凜然思所以稱其職哉嗟

夫往者不可復作今之官於此者登其名讀其文必又將惕然有所感發而興起以求為後世之賢名則是舉也抑烏可少哉元節之用心亦謂仁且厚矣因其請遂僭為之記焉

後成化間孔鏞有續題名碑文不錄

桂林登科題名碑

曾蒙簡

正統十二年丁卯冬十月簡奉命來巡西廣越明年戊辰春二月一日丁巳有司循例將有事於夫子廟前期以告時淫雨決旬予慮廟有侈桷圯瓦黝黝威像將無

以考禮竭虔廼與右布政使孫公良副使梁公蔡詣郡
庠謁廟循殿庭兩廡而周覽焉迺遷及乎中門之外見
石立峨然東西夾門而列者六七予以為歷科題名之
刻既而視之廼皆元人所為者內二石載釋奠圖式餘
則稱述當時居官政績而所謂題名者無有也因顧謂
衆曰桂林雖古百粵之地今為西南鉅藩山川秀氣鍾
乎人顯諸前者顧不暇論自入我朝八十餘載涵濡聖
澤既久且深詩書禮樂之習儷美也西廣自洪武永樂

以來由科名著當世者累累有人今獨無題名之石使
後生小子漫不可考庸非缺典歟且題名之有石尚矣
立之學宮豈以暴榮盛而侈觀玩也蓋將使游於是者
朝焉而升暮焉而退過焉睨之曰彼以才而名在是吾
獨不類彼邪為人子孫者吾祖若父以才而名在是吾
可無繼述邪又指而議之曰某也其行與名俱稱某也
不然吾寧為某不為某感發之念油然而生則效之思
沛乎莫之能禦矣夫人心恒所趨者義與利之間出乎

此則入乎彼顧導之者何如耳一石之舉而寓激勸之道非義之大者歟然則學校育材之地果可以少此哉於時同知新淦鍾豫揖而進曰敢不恭命退廼擇取前朝稱述政績之有補於治教者立石鳩工礱之復合洪武以迄於今若干科由鄉選登第者若干人第其先後姓氏鐫之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總題曰桂林府學進士題名碑既卒工來復於予予令置諸明倫堂之前北嚮召諸生立堂下而申之曰科目者不過豪士進身之

階耳今必石以勒名以垂久者待之厚也必進士以題
其端者期之至也待之不厚期之不至尸是王者之咎
也待之若此其厚期之若此其至而其入委曰我不能
是自暴自棄者之為也諸生寧有是哉於是皆唯唯
而退署學事訓導吳川陳韶偕友僚鄭良吳胤請記之
辭不獲遂摭其概授之俾刻焉

陽朔儒學鄉貢題名碑

黃潤玉

天下奇山秀水鍾毓靈淑或顯或晦固未易殫記然崧

嶽降甫峨眉孕蘇載於記傳不可誣已衡湘而南實為
五嶺之地山水之秀桂為最奇南去桂百餘里南北兩
川先後映帶石山叢立狀如菡萏者桂之屬曰陽朔也
異景奇勝鍾為人物以故魁梧英傑之士不乏乎世而
由科目顯者視他郡邑居多唐宋以來逸乘莫考皇明
自洪武甲子至宣德乙卯登科貢者凡七十餘人有司
因仍鄙陋歲題其名學宮之東西壁塗漫汙裂殆湮滅
不可識正統四年潮陽蕭君文郁來典學事慨然欲改

圖之適邑生黎定以詩經魁鄉試廼謀諸邑宰安成萬君霽立石追記前貢士姓氏以圖不朽且以為學者勸惟進士題名蓋自唐韋肇題名雁塔始後則立石鐫之太學下而鄉貢則鐫之郡邑學宮歷代科目未之或廢今陽朔科目之盛如此而題名之陋如彼非闕典歟予觀唐宋時人若柳子厚韓退之歐陽公輩凡一遊息一丘壑猶必題名記石以識夫行樂矧科目題名而可闕歟彼遊息因題名而傳後世彼丘壑因記石而得名天

下矧陽朔山水人物之奇之盛而莫名天下傳後世歟
此記之所以本形勝以見人材鍾夫靈淑也不誣矣雖
然人材固鍾夫山川之秀而薰陶漸染誠亦必有所自
蓋徵先達啓之於前則後覺者無所述非後覺者繼之
於後則今之遊於學者又何從而成德哉語曰魯無君
子斯焉取斯斯之謂也行繼今而往凡來遊來歌者顧
茲題名尚當奮志自力曰彼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勉勉孜孜期必題名斯石庶無媿山川之靈庶

不孤今日圖勸之意也於是乎書

太監題名碑

萬祥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景命宵旰圖惟治理欲躋隆治之盛然天下至大也政務日繁且劇故設官分職而經理之體統聯屬大小相維一時內外臣工悉效勤能用致太平之效誠足媲美三代而超拔後世者也列聖相承益懋繼述夫承平日久釁孽旁生正統景泰間先皇帝深懼其患招徠羣策欲為久安長治之術妙運宸

衷而獨斷之叅以京師三殿之宜特示諸藩增置鎮守
擇以中官之才且賢者領之重以璽書尤隆腹心之托
總諸司董百官上下承德罔有不率廣西西南大藩遠
國都萬里素號難治上厯宸慮景泰三年乃擢御馬監
太監班祐奉命來鎮撫繼而左少監朱祥太監王定黃
沁右少監王舉太監劉景蔡用王濂張瑄蔡昭陳彬後
先紹休治功克成迨正德越九歲陳彬以久鎮奉宣還
朝皇上以四方有事之秋軫念遐陬宜加之意遴選周

至僉以都知監太監傅倫才充而猷克壯賢勞懋著中外推重由是勅命寵頒申以推轂之榮以明年入桂方公之撫鎮也號令嚴明威行而恩亦至坐閱大小教場時操練習騎射張弛步驟惟謹暨以官軍觀德之陋非旗號無以警束人心因易故旄張旗而新之又以大教場亘要路之衝往來者易視之遂掄材兩建碑坊東曰威震百蠻西曰勢雄八桂巍然煥然所以耀威而示遠也至於府城樓鋪之維新門堞旗械之殫飭武學興而

陰襲知方軍營徙而緩急有備匪揚武略而已凡在儒
紳深惟雅意勸義勸道抑奸禦侮而民被其澤大得鎮
靜之體雖深山猺獠既畏且懷罔不用命夫是盛舉皆
謀於大巡及布按諸公協力贊襄以臻厥美庶仰副聖
天子委任之盛心而慶得人之有自矣一日公暇因語
祥曰我皇明制官致治而嘉其宦成用以流芳有永今
觀察院暨藩臬二司題名有記已舊曩鎮諸公悉才悉
賢歟歷中外有聲何當時無一言以識傳曰君子與人

為善我將命工鐫石題名於堂左以傳無窮使後之因
文稽實而知其人知其功其賢其否必將有觀感而勸
戒者謹按成冊考諸公爵氏之等差任期之久近請并
據其梗概而少揄揚之若夫行事之詳宦蹟之隆自有
國史在茲不必贅

布政司題名碑

陳輝

廣西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交秦漢以來更革不一國
初統一寰宇陋元弊政置各行省以鈐轄諸路於是除

而去之列為方嶽十三各以承宣布政使司爵秩下六卿一等郡治州縣土地人民貢賦屬焉而廣西其一也司設布政使參政參議序左右而第品秩名位穹高地望隆重專制一方為屏翰砥柱宜矣且地前隸湖廣行省今在版圖提封數千里郡十二州四縣視州又增焉且各有統屬大小相維自其設置以來德稱其位名副其職多不可考迨至正統改元尤尚文雅凡居方面匪膺廷薦者不得與焉由是布政使盱江揭稽豐城孫曰

良叅政上虞謝澤雲中武建參議新昌甄完匡山戴瓊
皆科甲俊特臺部鴻碩膺不次之擢而出者孜孜然胥
相戒飭以宣上德意為已任閒暇相謂曰國家法古為
治以聖繼聖仁漸義洽今七十餘年列官於前者非一
人而皆未之有記失今不記益久無徵詢之故老前後
得五十一人是用官爵名氏鄉貫歲月勒之於石庶予
等與來者得有所考且示儆焉幸為文記之輝仰惟天
朝撫有九有日之出沒悉歸疆土而聲教所暨凡有血

氣者孰不欲涵濡頌仰於覆幬之內矧我儕躬沐教育之仁哉今日幸際重熙累洽仰賴神化維持同乎天地之大而體國安民在予輩當知所重以無負聖天子付托委任之隆可也輝也忝列憲員願相與勵之是為記

後吳玉歐陽旦有續題名碑文不錄

慶遠府學科貢題名碑

彭時

慶遠為廣西控扼蠻夷要害郡其地山川險峻其民多尚武而鮮文其俗自宋至元猶未變也惟我皇明慎簡

守令建學立師以教化其人百餘年矣仁漸義摩遠過於前代故其民風士習日盛一日漸與中州等士之由科貢以登顯仕者蓋不絕於當世而未有記其名以彰之者今太守周侯謂為缺典既大新郡學乃立題名碑於講堂之前考自國初洪武以至成化登進士領科舉充歲貢者得若干人次第刻其姓名於上仍虛左以待續書意謂科貢所出雖殊途而成於學則一故合而書之以見人材之盛自今始而彰往勸來之意寓焉訓導

興國鍾淵八桂唐和具書介刑部員外郎馮俊屬余記
固辭不獲乃為之言曰國家致治在賢才而賢才之成
本於學校其取而用之也惟科舉歲貢二途而已蓋每
歲季舉一人曰歲貢歲貢試於廷升於國學其法簡且
易故得者多而入官難三歲一大比曰科舉鄉試於藩
府會試於禮部然後對揚於大廷其法詳且嚴故士有
得不得焉得者入官視歲貢為易也慶遠士發身科貢
服官政於中外者俱載於是然其中秉忠君愛國之誠

勵濟世康民之志隨所任而能建功業顯名譽增重鄉邦者固多矣而徇私背公尸位苟祿泯焉無聞為鄉邦羞者亦豈無也之二者賢不肖相去遠矣夫生同地也學同學也登名而任用同一科貢也而居官效職所位不同其相遠如此何哉吾意學校教養以經術為先科貢去留以文辭為尚士苟通經能文其於科貢也何有但其所資終身之用者或不在是至於存心養性體仁義道德之實為應務之本可用之終身者則又有非法

制課試之所急要在乎學者自勉而已勉不勉存乎人不唯學術於此焉分而名之顯晦事業之有無與賢不肖相去之遠實由於此噫是豈不足為後人之鑒哉繼今列名者必本經術以為文而實體道德於已見之於用必勉企前聞而以無聞者為戒益自振勵增重慶遠文獻之邦然後為能不負周侯彰往勸來之意周侯名一清字廉夫甲戌進士拜監察御史謫臨桂令再轉今識其為政達大體觀此可知矣

粵西文載卷四十二